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七十五回 知府盡忠參戎死節 將軍建議元帥分兵

話說真鐮見畢知府殺死後軍都指揮，當即率眾攻城。爭奈城上播木炮石如雨點般打下，不能前進，只得鳴金收軍。回至賊營，當有謀士李智誠勸道：“主公不必性急。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諒此小小城池，還怕攻打不下麼！”真鐮便對眾將怒道：“本藩自出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今日提兵到此，竟敗在這一小小知府手內，又折了我一員大將。明日不破靠昌，誓不回營！”到了次日，真鐮又揮動大軍，去攻鞍昌。日夜攻打，一連攻打了三日，只是難破。

真鐮也無法可想，只得傳令各軍，猛力圍攻，他便回營與眾人商議道：“似此一座小小城池，竟攻打不下，曠日持久，為之奈何？”謀士李智誠說道：“畢雲龍守御甚固，更兼他勇猛非常，若以力攻，此城恐一時難下。據參謀愚見，不若密傳號令，使各軍假裝疲憊情狀，以作誘敵之計。畢雲龍本有勇無謀之輩，一見我軍疲憊，必然統率全軍殺出，我便且戰且走。王將軍可帶三兀人馬，預先在城東埋伏，等彼出城追殺，可急急去襲鞍昌，斷彼歸路，再將號炮放起，我便回軍掩殺。如此，則畢雲龍可擒，靠昌可唾手而得矣。”真鐮聽罷大喜，當將號令密傳出去，各兵丁就漸漸的有些懈怠之狀。過了兩日，只見旌旗錯亂，隊伍不齊，棄甲拋戈，七零八落，真現出那種疲憊樣子出來。

且說鞍昌自被真鐮攻打之後，畢知府與郝參將率領守城兵士，真是日夜梭巡，毫不疏忽。這日忽見賊兵漸漸的有些懈怠。又過兩日，只見賊兵大半倒戈卸甲，軍氣不揚，或坐或臥，甚是疲憊。畢知府見此光景，心中大喜，便與郝參將說道：“賊兵如此疲憊，正是我等得手之時，何不乘此機會，揮兵出城，以精銳之師而攻疲憊之卒，且可攻其無備，殺他個片甲不畝。不識將軍意下如何？”郝參將聞說，並不思議，便大喜道：“太尊之言，正合鄙意。”于是二人大喜，便傳齊兵卒，披掛上馬，一聲炮響，沖出城來。

只見喊殺之聲震動山谷，那些誘敵賊兵俱各且戰且走。

畢知府與郝參將正與賊將酣殺之際，忽聽城中一聲炮響，畢知府吃了一驚，暗道：“此時城中誰人放炮，莫非有什麼變動麼？”正自疑惑，只聽賊兵齊聲大呼道：“我等奉了王爺之命，前來誘敵。知爾等有勇無謀，一見疲憊情形，必然揮軍出城，攻我無備，那時便乘勢襲取鞍昌，以斷爾等歸路。此時靠昌已被我家前軍都指揮王將軍襲取多時了，爾等何尚不省，仍欲追殺麼？依我等主意，不如早早下馬投降，尚可免其誅戮；若再執迷不悟，定然玉石俱焚，那時悔之晚矣。”畢知府一聞此言，心中大驚，口內仍自罵道：“俺老爺誤中爾等詭計，若不將逆賊擒住，碎尸萬段，誓不為人！”說著掄刀亂砍。

真鐮在軍中看見，一見如此光景，便將令旗一揮，那些賊兵賊將即一齊掩殺過來，將畢知府、郝參將二人團團圍住，猛力廝殺。此時畢知府與郝參將也就拚命亂殺起來，左沖右突。但見刀起處人人喪命，槍到時個個身亡。好一場惡戰，只殺得日月無光，旌旗減色。由辰牌殺至申刻，畢知府與郝參將看看抵敵不住，正思奮力沖出重圍，落荒而走，再作計議，忽有賊將左天成，驀地在郝忠背後舉起鑕鐵鋼鞭，出其不意一鞭打下，將郝參將連人帶馬打成肉沓。畢知府正與吧方傑死戰，忽見郝忠被鞭打死，心中一慌，手中的刀一慢，早被吧方傑一槍刺中咽喉，挑于馬下，當時取了首級。可憐兩個忠臣，俱死于賊將之手。後人有贊畢雲龍力戰身亡、捐軀報國詩云：

卓爾靠昌守，危城獨力持。刀芒揮賊將，馬革裹殘尸。  
血戰捐軀日，孤忠報國時。可憐刀古後，肝膽有誰知？

又有詩贊郝忠云：

大戰沙場膽氣寒，半生血肉染征衫。  
忠魂到此猶遺恨，誤失孤城屬逆藩。

話說真鐮襲了靠昌，便率同眾將入城，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。次日又盤柅倉庫，追拿畢雲龍、郝忠的家小。所幸畢知府與郝參將二家眷屬，早已逃出城去，不為真鐮所獲。

真鐮犒軍三日，又與李智誠議道：“孤聞寧遠、西和兩縣，為靠昌根本之地，錢糧雜稅，以該縣為最富。若得此兩縣，鞍昌便固若金湯。孤意分兵兩枝，以左天成攻取西和，吧方傑攻取寧遠。此二城一下，其余會寧、伏羌、安定、通渭、岷州，皆不戰可得矣。軍師之意以為如何？”李智誠道：“主公卓識，正合參謀鄙意，可急分兵取之。”真鐮當即命左天成帶領兵馬三刃，往攻西和；吧方傑帶領兵馬三刃，往攻寧遠。左天成、吧方傑當下領兵，分頭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楊一清大兵這日行至半途，忽有探馬報道：“現在真鐮圍困鞍昌府，甚是危急。

靠昌府知府已堅守半月，城中人心惶惶，若再救兵不到，鞍昌就支持不住了。”楊一清聞報，一面飭探趕緊再探，一面飭令先鋒徐鳴皋趨趕前行。

走了一日，又見探子飛馬前來，高聲報道：“探得靠昌府被圍甚急，不過日內即不能守了。”說罷，飛身上馬而去。過了一日，又見探馬報來說：“鞍昌府已被真鐮用誘敵之計暗暗襲取了，靠昌知府畢雲龍、參將郝忠俱已盡節。現在真鐮已盤踞鞍昌，後又分兵往攻寧遠、西和兩縣去了。”說罷，仍自飛馬而去。

楊一清聞報好生著急，便與張永及諸將議道：“現在靠昌已失，寧遠、西和又分兵往攻，若此兩縣再為逆賊所得，其勢更覺浩大。本帥之意，擬一面分兵進救寧遠、西和，一面自統大軍直取鞍昌，使逆賊不能兼顧，或者西和、寧遠兩縣可保，而靠昌亦易于克復。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”徐慶道：“元帥之計，妙是妙極了，末將以為與其分兵進救寧遠、西和，不若分兵間道進取安化。彼處是真鐮根本之地，所有資財家屬盡在彼處。

聞安化游擊仇鉞本無心思背叛，以迫于勢，不得已，故暫隨之。現在真鐮攻取各府州縣，仇鉞並未隨征，推其意名為鎮守安化、實則待兵援救，一俟大兵前去，他必開城獻納。

今元帥若急分兵進取安化，只要安化一復，真鐮必以為根本既失，大勢已去，那時真鐮可擒，鞍昌可復，及已失之各府州縣，也可不戰而復得矣。不知元帥意下如何？”

楊一清聞言，甚覺有理，當下說道：“徐將軍之言甚合吾意。但安化之行，誰可任為己任？”徐慶道：“末將不才，願當此任。”楊一清大喜，即刻撥兵三兀，以羅季芳副之，便令徐慶去攻安化。徐慶得令，即便挑了三兀人馬，隨同羅季芳間道趨趕前進。

楊一清又飛令徐鳴皋改道進援寧遠。此時一枝梅運糧已到，即命一枝梅帶兵三兀，隨同王能進援西和，一枝梅也就領兵即刻前進。楊一清便自統大兵，率領狄洪道、李武、包行恭、楊小舫暨偏裨牙將等人，再望鞍昌進發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寧遠縣知縣郭汝曾，這日聞報靠昌府已經失守，在城各官俱已盡難，他便與城守營守備趙爾銳議道：“叛王真鐮勢甚猖獗，鞍昌既失，他必分兵來取寧遠。在將軍之意，戰守之策，當以何策為先？”趙守備道：“以愚意萬不可戰。今逆王其勢方張，又以戰勝之兵，來攻此縣，若與交戰，勢必難敵。不若一面死守，一面飛章入告，請速發救兵來援。況寧遠一城錢糧甚富，以糧草而論，雖周年可守也。未識尊意若何？”郭知縣聞言，大喜道：“高論甚合鄙意。”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見探馬進來報道：“叛王真鐮今又派令參將左天成，帶領三兀人馬，來攻寧遠，離城不遠了。”郭知縣聞言，即刻與趙守備商議守城之策。欲知寧遠果守得住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